

廣州話中入調與元音長短之規律再探

黃得森

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ts Wong@cityu.edu.hk; wong_taksum@hotmail.com

摘要

按歷史來源理解，中古清聲母入聲字，長元音的清入字大多歸到下陰入，短元音者則歸到上陰入，然而，實際上例外卻不少。本文從共時音韻及歷史文獻中之記載解釋例外之成因，結果發現此規律從上下陰入分化時已開始給不同原因慢慢地打破：(一) 分化時，零零星星之不規則相配；(二) 歷史音變而致之系統打破，即見母咸攝一等入聲字元音之演變；及(三) 曾攝入聲字慢慢地混入梗攝。

關鍵詞：廣州話 粵方言 中入 下陰入 陰入 入聲 歷史音韻 元音長短

一 廣州話中入調與元音長短相配之關係

廣州話之中入調，或稱下陰入，可視作中古清聲母入聲字發展下來之其一分支。按歷史來源理解，長元音的清入字大多歸到下陰入，短元音者則歸到上陰入。然而，按余迺永(2006)，我們卻能勉強找出四對最小對比¹：

序	聲調 音節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入
1	sɪk	昔(思積切)	錫(先擊切)	食(乘力切)
2	tsɪk	即(子力切)	脊(資昔切)	夕(祥易切)
3	tsuk	竹(張六切)	捉(側角切)	俗(似足切)
4	pit	必(卑吉切)	鼈(并列切)	別(皮列切)

表格 1 余迺永(2006)中所述之四對上下陰入最小對比(陰影為規律例外者)

不過，其實亦不盡然，搜尋“粵語審音配詞字庫”，另可覓得以下二十對：

5	tap	嗒 <small>細細品嚐</small> (方言詞)	答(都合切)	踏(他合切)
6	ak	厄(於革切)	阿 <small>發語辭</small>	/
7	pak	迫 <small>擬聲詞</small> (方言詞)	百(博陌切)	白(傍陌切)
8	ts ^h ak	測(初力切)	策(楚革切)	賊(昨則切)
9	hak	黑(呼北切)	客(苦格切)	/
10	mak	嚙 <small>商標</small> (英語借詞)	擘(方言詞)	麥(莫獲切)
11	ŋak	軛(於革切)	絡(五陌切)	額(五陌切)
12	p ^h ak	啪(擬聲詞)	拍(普伯切)	/
13	kɛp	急(居立切)	鴿(古沓切)	及 <small>及弟粥</small> (其立切)
14	fɛt	忽(呼骨切)	汜(府伐切)	佛(符弗切)

¹ 原文“張六切”作“張亦切”；右下角“別”作“昔”，疑排版之誤。

15	mək	嗲 (英語借詞)	辦 (方言詞)	麥 (莫獲切)
16	tsək	啣 _{語助詞} (方言詞)	脊 (資昔切)	蓆 (祥易切)
17	tsit	滌 (方言詞)	節 (子結切)	截 (昨結切)
18	pik	迫 (博陌切)	壁 (北激切)	/
19	ɔk	喔 (擬聲詞)	惡 (烏各切)	/
20	pɔk	剝 (北角切)	博 (補各切)	薄 (傍各切)
21	kɔk	摧 (古岳切)	確 (苦角切)	/
22	mɔk	剝 (北角切)	摸 (慕各切)	莫 (慕各切)
23	ts ^h uk	速 (桑谷切)	豕 (丑玉切)	/
24	suk	肅 (息逐切)	索 (蘇各切)	/

表格 2 於“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所尋得之其他上下陰入最小對比 (陰影為規律例外者)

表格 1 及表格 2 中，有陰影之方格為短元音配上陰入，或長元音配下陰入者。表格 2 每一格代表一個音節，當然，部分音節會有同音字，此處取例子以非標記性為原則，即盡量取同音字中最常用之漢語詞，當沒有選擇時才考慮取非常用字及方言字。

余先生指出於表格 1 中，首兩組之“錫”及“脊”兩字之下陰入發音俱疑由白讀[ek₀]韻轉讀而來；而第三組“捉”之下陰入發音，則為上陰入之或讀。惟一可稱為最少對比的，是“必”與“鼈”。

從方言比較來看，“錫”“脊”分別屬中古錫、昔韻字，此兩韻文讀 (如穗 [ik]) 配下陰入之讀法，祇見於廣州、順德及斗門三點 (詹伯慧 2002: 378-381)，故可說罕見於粵方言中。因此，三點之特殊讀法可視作不規則例外音變，與余先生之論點吻合。

那麼，第五至二十四組中，不按短、長元音分別歸到上、下陰入的音節之原因又是甚麼呢？表格 3 把表格 2 每組上下陰入之對立逐一歸類：

類	序號	對比成因之歸類
甲	5, 7, 10, 12, 15, 16, 17, 19	方言詞或擬聲詞
乙	14, 21, 23	讀音來源不詳之非常用字
丙	6, 8, 9	曾梗相混
丁	11	疑影相混
戊	18, 20, 24	罕用音或一家標音，來源未詳
己	13, 22	不能以共時音韻解釋

表格 3 分析表格 2 上下陰入對比之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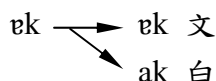
本文從共時音韻、歷史文獻中之記載詳細探討此問題。

二 從中古來源及共時音韻看

甲類中，不按規律者，如第5組長元音配上陰入之“嗒”[tap₅]、第15組之短元音配下陰入之“拊”[mɛk₀]等等，皆廣州話中之方言詞。方言詞之來源複雜，或少數民族語之底層，或獨特之擬聲詞（如5、7和12），或西方語言之借詞（如10及15），故往往較容易突破一般漢語詞之音韻框架，並與漢語詞形成於方言中較早見之最小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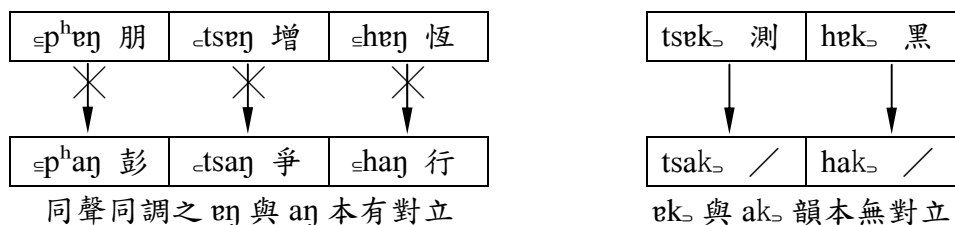
乙類中，每組不按規律之音節之例，皆非常用字，或非常用音，查每發音之出處，皆無明確解釋該字審音之攷慮，故暫置之。

丙類中，第8及9組之“測”及“黑”為曾攝字，辭書多祇收[ɛk]音，第6組之“厄”則為梗攝字。於廣州話中，梗攝開口二等陽聲字之韻腹，文讀多為[ɛŋ]，白讀多為[aŋ]，如（打）更 ɛkaŋ： ɛkeŋ 更（換）；而曾攝一等開口陽聲字則多讀[ɛŋ]。可能由於梗攝陽聲字有文白異讀，且其文讀音恰恰與曾攝字之讀音相同，此二曾攝字就被錯誤地重新分析，認為梗攝陽聲模式之文白異讀，此處亦通用，卒多分化一音：



曾攝字之主元音[ɛ]為短元音，按規律清入字應配上陰入，然當白讀分化出來時，一方面受梗攝陽聲字文白異讀聲調一致之影響，另一方面受甲類打破了音韻框架之方言詞影響，認為長元音配上陰入並非例外，故分化後，聲調卻並未因此而轉為下陰入，結果產生了此兩組之對立。

藉得留意的是，曾攝陽聲字並無類似之分化現象。究其原因，是因為曾攝陽聲字配六調皆可，經替換元音後之[aŋ]韻早已被梗攝字擠滿；但曾攝清入字祇能配上陰入，其韻[ɛk₅]相對之[ak₅]韻卻是廣州話音韻系統中之系統缺口(systematic gap)，分化(ɛk₅ → ak₅)後不會令原有音節之意義負擔大量地增加，影響系統平衡，由是“乘虛而入”，容許此音變存在：



圖表 1 曾攝陽聲字與入聲字之共時演變

至於“厄”，其[ak₅]音祇收錄於《粵語拼音字表》（第21頁），其他辭書一般收[ɛk₅]音，故[ak₅]音應以“梗攝模式之文白異讀”由[ɛk₅]轉讀而來，類似“測”“黑”之情況。不過，“厄”本來就是梗攝字，[ɛk₅]音從何而來則待攷。

丁類字祇有一組，“軛”為影母字，廣州話中影母字有零聲母與舌根鼻聲母

之自由變體 ($\emptyset \sim \eta$)，[ŋak]音由[ak]轉讀而來。

戊類字中，第 18 組“壁”[pik_o]及第 24 組“索”[suk_o]為一家標音，來源未詳，不過[pik_o]可能為[pɛk_o]之轉讀。第 20 組之“剝”[pɔk_o]音，為非常用音，不過可能是由常用音[mɔk_o]轉讀而來。

己類字中，第 22 組“剝”字[mɔk_o]讀鼻聲母，廣州話中鼻聲母一般配陽調，故此處可視為例外，不過亦造就了上下陰入之對立。至於第 13 組，“鴿”，中古屬見母咸攝一等入聲字，咸攝一等牙喉音聲母字今多讀[ɛp]，舌齒音聲母者今多讀[ap]。同屬見母者有作容量單位之“合”及蛤蜊之“蛤”等。此三字辭書一致地標[kɛp_o]音，是否受古辭書中互相標為同音字影響而一致地標為不規則之下陰入則不得而知。不過由於祇有三個例子甚少，從共時音韻看，視作例外也不為過。

三 從歷史文獻看

表格 1 及表格 2 所舉之例子，其中不乏口語中之常用字，究竟所舉之例外是自上下陰入分化之時已然，還是近代之訛變之結果？幸好學術界最近發現不少粵語歷史文獻，有助我們解答此問題。本節會集中討論未能於第二節中配合歷史來源及共時音韻解釋之例子。

此節所利用之歷史文獻如下，依年份排序：

- 1782：虞學圃、溫岐石、唐芸洲 著，《新輯〈寫信必讀〉〈分韻撮要〉合璧》；
 1828：馬禮遜 (D. D. Robert Morrison) 著，《廣東省土話字彙》；
 1841：E. C. Bridgman 著，《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漢語選集之廣州方言)；
 1856：衛三畏廉士 (Samuel Wells Williams) 著，《英華分韻撮要》；
 1883：J. Dyer Ball 著，《Cantonese Made Easy》(廣州話入門，初版)；
 1888：J. Dyer Ball 著，《Cantonese Made Easy》，再版；及
 1912：Louis Aubazac 著，《粵法字典》。

甲類方言詞，往往較易突破音韻框架；乙類為非常用字，鮮見於經傳；此兩類此節不贅。

丙類為曾梗相混，查各文獻得以下結果，括弧內為頁碼，重覆者不贅：

年份	厄	測	黑	軛	鉅
1782	德韻 (171)	德韻	德韻	德韻、額韻(246)	額韻
1841	/	/	/	ák _o (339)	ák _o (150)
1856	Ak _o (3)	Ch'ak _o (12)	Hak _o (69)	Ák _o (3)	Ák _o (3)
陰入兩分之界線					
1883	/	/	/	/	ák _o (13)

1888	/	ch'ak _o (XL)	hak _o (XLIII)	/	ák _o (XLIII,13)
1912	ak ⁴ (4)	tch'ak ⁴ (741)	hak ⁴ (63)	ák ⁴ (4)	ák _o (4)

表格 4 曾梗攝例字於歷史文獻中之標音

馬禮遜所著《廣東省土話字彙》(下稱《土話》)中，元音往往標得不太統一，如首部分英粵詞典中“黑”通標作“hak”，但次部分通標作“hāk”。是故此文獻對於攷察元音之價值稍低，此部分不用。

眾文獻之注音系統或有細微差異，然一脈相成。上述之數文獻中，按其序言，無尖音符號的 a，通表[e]，有尖音符號的 á，通表[a]，大小寫相同。

從表格 4 看來，曾攝清入字“測”“黑”，直至一九一二年，通讀[ɛŋ]韻，未見有讀[an]韻。不過，衛三畏廉士於《英華分韻撮要》(下稱《英華》)之序言中，對眾韻都有詳細說明異讀情況，以下引述對此韻之說明：

15. *Tang, tak...* There are many words laced under this final, which from the constant tendency to lengthen the vowel are heard like the 32d final, as 生 *sháng* for *shang*, 行 *háng* for *hang*, 北 *pák* for *pak*, &c.; many of these variations are noticed in the body of the work (Williams 1856: xviii)

描述的其實就是梗攝字 (*áng, ák*) 入曾攝 (*ang, ak*) 之情況，不過由於傳教士不通音韻，把白讀入文讀的音變方向倒過來說了，認為是元音延長，實際上是元音高化及縮短 ($a > e$)。

於辭典正文內 (69)，就音節 Hak，他亦明確地指出：“These characters are often pronounced long like the next syllable.” 就是說，“Hak” [høk] 往往會讀成 “Hák” [hak]。不過，音節 Chak 則沒有此說明。由是觀之，曾攝入聲字混入梗攝者，早已見端倪。

Ball (1883) 為筆者手頭上最早分陰入為上、下之作。從表格 4 可見，Ball (1888) 標“測”作中入調，與今天之讀法不符。至於此處是編輯錯誤，還是反映分化初期，“短長元音配上下陰入”此規律之不穩定性，則不得而知。

我們再看看梗攝入聲字之情況，查《分韻》，中古影母梗攝二等入聲字皆入“德韻” (171)：阨扼厄軛，查“額韻” (246)，祇有二字：鉅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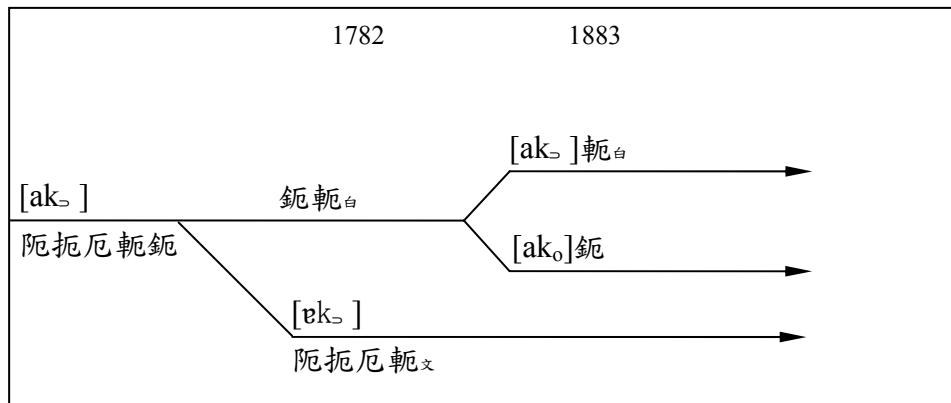
劉鎮發、張羣顯 (2003) 把德韻及額韻分別擬作 [ɛk] 及 [ak]，綜觀此兩韻其他聲母的字，德韻多配曾攝，額韻多配梗攝，惟影母及明母例外，與當代之情況大致相同。由是觀之，影母梗攝二等入聲字讀 [ɛk] 自清初已然，為最初曾梗入聲字相混之例子之一。

從表格 4 可得知，中古影母梗攝有一字入《分韻》額韻：軛。從“粵語審音配詞字庫”得知，該字之字頻為 3704，屬次級常用字，今人久居城市者，想必即使知道數學上有“共軛角”，大多亦不會曉得甚麼是“軛”，且看《分韻》

之解釋：“轆端橫木架馬頸者”（171）“牛軛”（246）²。“軛”實際上就是架車時擱在牛馬頸上的曲木。十八世紀時，廣州城市郊的農業還是很發達，故 Bridgman (1841) 所著亦有提及此詞：“牛軛服牛，具隨牛大小制之”。至於《英華》及《粵法字典》中，中古影母梗攝入其中者，亦不過此字矣。如上節所述，於梗攝字而言，[ak]與[an]實際上就是文白異讀之分別；由是觀之，於清初時，出現於日常生活中的“軛”，有文白異讀之交替，就保留了白讀[ak]，其他不出現於日常生活之詞：阨扼厄軛，則祇有文讀之讀法。

前述影母梗攝入三辭書之[ak]韻者，僅一字而已，然實際上，另有收口語詞。《分韻》收“鉅”，《英華》收“鉅阨”，“阨”今多寫作“呃”，作“欺騙”解，《法粵詞典》收“鉅”及另一罕用字。“軛鉅”兩字本同音，亦同為白讀，然陰入兩分後，前者為上陰入，後者為下陰入。可見，“軛”不讀下陰入並非因為這個是系統空缺，而是另有原因。

下圖總結中古影母梗攝開口二等入聲字及“鉅”之發展路向，原來的同音字，到後來發展成三個讀音：



圖表 2 中古影母梗攝開口二等入聲字及“鉅”之發展路向

丁類疑影相混，於《英華》中亦已見端倪：“Words in *a* or *á*, are often heard beginning with *ng*, as *ngá*, *ngai*, *ngat*.” (Williams 1856: 1)。不過“軛”甚麼時候開始有鼻音聲母之異讀，則無從攷釋。

戊類中，“壁索”兩組無足夠材料可述，但卻可窺看“剝”從塞音聲母到鼻音聲母之演變過程：

年份	剝
1782	角韻，祇收一讀，與“博搏縛膊駁毫學”同音（127）
1828	通作 <i>mok</i> ，如 <i>Mok pe</i> 剝皮、 <i>Mok hoak</i> 剝殼
1856	<i>mok</i> (297); <i>pok</i> (390)
1912	<i>mok</i> (416); <i>pok</i> ⁴ (558)

表格 5 “剝”讀音之演變過程

² 原書反切作“表百切”，然切音“百”實際上出現於另一行，故應為“衣白切”之誤。

表格 5 無列出之文獻為未見於書之故。《分韻》祇收塞音聲母，《土話》祇收鼻音聲母，《英華》及《法粵字典》兼收兩者。兼收兩者之辭書中，《英華》於 Pok 音下明確指出：“Usually pronounced mok_o” (Williams 1856: 390)；而《法粵字典》把 mok_o 一音標記為“L.p.”；pok⁴ 一音標記為“Cl.”。於該著作之縮畧語表 (xviii) 可得知，“Cl.” 即 language classique (文言)；“L.p.” 即 language parlé (白話)。由是觀之，“剝”讀塞音與鼻音聲母為文白異讀之關係，但為何於二十世紀初，文讀配不合規律之上陰入，但白讀反而配上合規律之下陰入則待攷。時至今日，文讀已很少用，讀書時每用白讀；不過，察《分韻》祇收文讀，於清初時，白讀其實可能還未出現。

己類之“剝”，上文已述。至於“鴿”，中古屬見母咸攝一等入聲字，《分韻》收入“蛤韻”，與“急韻” (頁 179) 相異 (例字：急伋汲鋏)。張洪年 (2003) 亦有提及相應之陽聲韻的演變過程：

[ɔm] > [om] > [ɐm]

而劉鎮發、張羣顯 (2003) 亦構擬《分韻》之蛤韻為 [ɔp]。由此可推斷，見母咸攝一等入聲字亦應有類似之演變過程：

[ɔp] > [op] > [ɐp]

於當代廣州話中，其中一音位說認為元音 [ɔ:] 與 [o] 長短互補。因此，此類字於陰入兩分時，按規律歸到下陰入；後來脣音異化 [op] > [ɐp]，元音雖縮短了，但分化過程早已完結，故聲調並無隨元音之長短而改變。由此，“短長配上下”之規律就首次系統地給此歷史音變打破，與過往被無系統的文白異讀打破迥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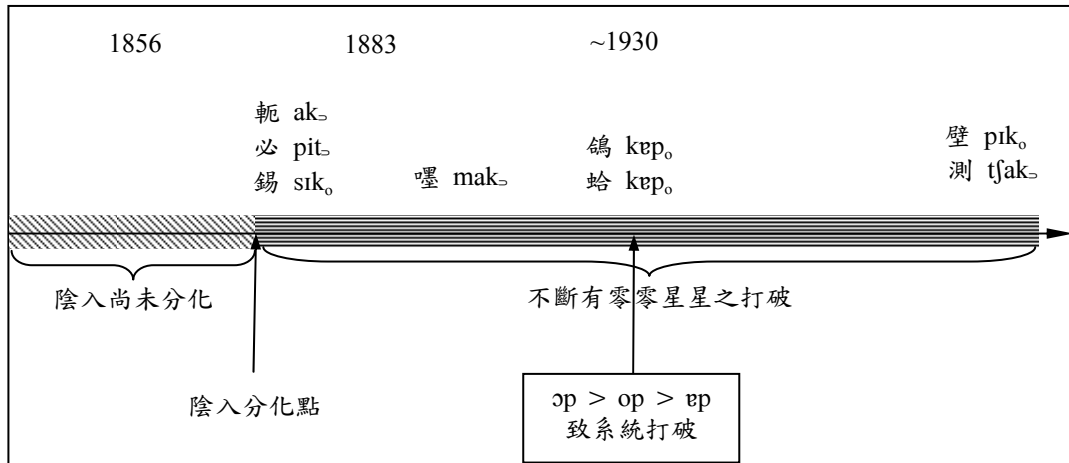
此外，順帶一提，從 Bridgman(1841) 可得知，ik/ek 韻之分化應比上下陰入之分化出現時間為早；而“必齷別”及“築捉濁”之對立亦早已見於 Ball(1888: XXXVIII)。

四 結論

本文從共時音韻、歷史文獻中之記載詳細探討廣州話中入調與元音長短之規律，發現此規律從上下陰入分化時已開始給不同原因慢慢地打破：

- (一) 分化時，零零星星之不規則相配，如“捉”、“軛”；
- (二) 歷史音變而致之系統打破，即見母咸攝一等入聲字元音之演變；及
- (三) 曾攝入聲字混入梗攝，如“黑”、“測”。

因此，實際上短長元音配上下陰入之規律已非通律，而是因歷史音變，已給系統地打破。



圖表 3 廣州話中入調與元音長短之規律給打破之過程

參攷文獻目錄

人文電算研究中心 2003：“粵語審音配詞字庫”，關子尹主持，“兩文三語教育網上支援計劃”之工作項目之一，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二日推出，香港優質教育基金，存取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日，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

何文匯、朱國藩 2001：《粵音正讀字彙》，第二版。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余迺永 2006：〈語音教學與語音學理論的探究——談入聲上、中、下三調的掌握方法〉，《中國語文通訊》，第七十九期，第 15 至 20 頁。

周無忌、饒秉才 1988：《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香港：商務印書館。

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字表編寫小組 主編 2002：《粵語拼音字表》，第二版。香港：香港語言學學會。

張洪年 2003：〈21 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載於詹伯慧 主編《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129 至 152 頁。

陳彭年 主編 1991：《校正宋本廣韻：附索引》，校正第七版。臺北縣板橋市：藝文印書館。

彭小川 1992：〈粵語韻書〈分韻撮要〉及其韻母系統〉，《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4 期，第 152 至 159 頁。

黃錫凌 2001：《粵音韻彙（重排本）》，再版。香港：中華書局。

虞學圃、溫岐石、唐芸洲 1915：《新輯〈寫信必讀〉〈分韻撮要〉合璧》。香港：陳湘記書局。

詹伯慧 主編 2002：《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劉鎮發、張羣顯 2003：〈清初的粵語音系——《分韻撮要》的聲韻系統〉，載於詹伯慧 主編《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206 至 226 頁。

AUBAZAC Louis. 1912. *Dictioinaire Cantonnais-Francais* (粵法字典). Hongkong: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BALL J. Dyer. 1883.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_____ 1888 [1971].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2nd Edition.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1888.

BRIDGEMENT E. C. 1841.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MORRISON Robert D. D. 1828 [2001].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話字彙).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Limited. First ed. published in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8.

WILLIAMS Samuel Wells. 1856 [2001].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英華分韻撮要). 2 Volumes.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Limited and Japan: Edition Synapse. First ed. published in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6.